明史/卷28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明史
卷二百八十八
列傳第一百七十六　文苑四

► 列傳第一百七十七 忠義一

李維楨邑人:郝敬　徐渭　屠隆　王穉登附:俞允文　王叔承　瞿九思　唐時升里人:婁堅　程嘉燧　附:李流芳　焦竑　黃輝　陳仁錫　董其昌附:莫如忠　邢侗　米萬鐘　袁宏道附:鍾惺　譚元春　王惟儉附:李日華　曹學佺附:曾異撰　王志堅弟:志長　艾南英同郡:章世純　羅萬藻　陳際泰　張溥同里:張采

◎文苑四

李維楨

李維楨，字本寧，京山人。父裕，福建布政使。維楨舉隆慶二年進士，由庶吉士授編修。萬歷時，《穆宗實錄》成，進修撰。出為陝西右參議，遷提學副使。浮沈外僚，幾三十年。天啟初，以布政使家居，年七十餘矣。會朝議登用耆舊，召為南京太僕卿，旋改太常，未赴。聞諫官有言，辭不就。時方修《神宗實錄》，給事中薛大中特疏薦之，未及用。四年四月，太常卿董其昌復薦之，乃召為禮部右侍郎，甫三月進尚書，並在南京。維楨緣史事起用，乃館中諸臣憚其以前輩壓己，不令入館，但超遷其官。維楨亦以年衰，明年正月力乞骸骨去。又明年卒於家，年八十。崇禎時，贈太子太保。

維楨弱冠登朝，博聞強記，與同館許國齊名。館中為之語曰：「記不得，問老許；做不得，問小李。」維楨為人，樂易闊達，賓客雜進。其文章，弘肆有才氣，海內請求者無

虛日，能屈曲以副其所望。碑版之文，照耀四裔。門下士招富人大賈，受取金錢，代為請乞，亦應之無倦，負重名垂四十年。然文多率意應酬，品格不能高也。

邑人 郝敬

邑人郝敬，字仲輿。父承健，舉於鄉，官肅寧知縣。敬幼稱神童，性跅弛，嘗殺人繫獄。維楨，其父執也，援出之，館於家。始折節讀書，舉萬歷十七年進士。歷知縉雲、永嘉二縣，並有能聲。徵授禮科給事中，乞假歸養。久之，補戶科，數有所論奏。

山東稅監陳增貪橫，為益都知縣吳宗堯所奏，帝不罪。敬上言：「開采不罷，則陛下明旨不過為愚弄臣民之虛文。乞先停止，然後以宗堯所奏下撫按勘核，正增不法之罪。」不聽。頃之，山東巡撫尹應元亦極論增罪，帝怒，切責應元，斥完堯為民。敬再上言：「陛下處陳增一事，甚失眾心。」帝怒，奪俸一年。帝遣中官高寀榷稅京口，暨祿榷稅儀真，敬復力諫。宗堯之劾增也，增怒甚，誣訐其贓私，詞連青州一府官僚，旁引商民吳時奉等，請皆籍沒，帝輒可之。敬復力詆增，乞速寢其奏，亦不納。坐事，謫知江陰縣。貪汙不檢，物論皆不予，遂投劾歸，杜門著書。崇禎十二年卒。

徐渭

徐渭，字文長，山陰人。十餘歲仿揚雄《解嘲》作《釋毀》，長師同里季本。為諸生，有盛名。總督胡宗憲招致幕府，與歙余寅、鄞沈明臣同憲書記。宗憲得白鹿，將獻諸朝，令渭草表，並他客草寄所善學士，擇其尤上之。學士以渭表進，世宗大悅，益寵異宗憲，宗憲以是益重渭。宗憲嘗宴將吏於爛柯山，酒酣樂作，明臣作《鐃歌》十章，中有云「狹巷短兵相接處，殺人如草不聞聲」。宗憲起，捋其須曰：「何物沈生，雄快乃爾！」即命刻於石，寵禮與渭埒。督府勢嚴重，將吏莫敢仰視。渭角巾布衣，長揖縱談。幕中有急需，夜深開戟門以待。渭或醉不至，宗憲顧善之。寅、明臣亦頗負崖岸，以侃直見禮。

渭知兵，好奇計，宗憲擒徐海，誘王直，皆預其謀。藉宗憲勢，頗橫。及宗憲下獄，渭懼禍，遂發狂，引巨錐剸耳，深數寸，又以椎碎腎囊，皆不死。已，又擊殺繼妻，論死繫獄，裏人張元忭力救得免。乃遊金陵，抵宣、遼，縱觀諸邊厄塞，善李成梁諸子。入京師，主元忭。元忭導以禮法，渭不能從，久之怒而去。後元忭卒，白衣往吊，撫棺慟哭，不告姓名去。

渭天才超軼，詩文絕出倫輩。善草書，工寫花草竹石。嘗自言：「吾書第一，詩次之，文次之，畫又次之。」當嘉靖時，王、李倡七子社，謝榛以布衣被擯。渭憤其以軒冕壓韋布，誓不入二人黨。後二十年，公安袁宏道遊越中，得渭殘帙以示祭酒陶望齡，相與激賞，刻其集行世。

寅，字仲房。明臣，字嘉則。皆有詩名。

屠隆

屠隆者，字長卿，明臣同邑人也。生有異才，嘗學詩於明臣，落筆數千言立就。族人大山、裏人張時徹方為貴官，共相延譽，名大噪。舉萬歷五年進士，除潁上知縣，調繁青浦。時招名士飲酒賦詩，遊九峰、三泖，以仙令自許，然於吏事不廢，士民皆愛戴之。遷禮部主事。

西寧侯宋世恩兄事隆，宴遊甚歡。刑部主事俞顯卿者，險人也，嘗為隆所詆，心恨之。訐隆與世恩淫縱，詞連禮部尚書陳經邦。隆等上疏自理，並列顯卿挾仇誣陷狀。所司乃兩黜之，而停世恩俸半歲。隆歸，道青浦，父老為斂田千畝，請徙居。隆不許，歡飲三日謝去。

歸益縱情詩酒，好賓客，賣文為活。詩文率不經意，一揮數紙。嘗戲命兩人對案拈二題，各賦百韻，咄嗟之間二章並就。又與人對弈，口誦詩文，命人書之，書不逮誦也。

子婦沈氏，修撰懋學女，與隆女瑤瑟並能詩。隆有所作，兩人輒和之。兩家兄弟合刻其詩，曰《留香草》。

王穉登

王穉登，字伯谷，長洲人。四歲能屬對，六歲善擘窠大字，十歲能詩，長益駿發有盛名。嘉靖末，遊京師，客大學士袁煒家。煒試諸吉士紫牡丹詩，不稱意。命穉登為之，有警句。煒召數諸吉士曰：「君輩職文章，能得王秀才一句耶？」將薦之朝，不果。隆慶初，復遊京師，徐階當國，頗修憾於煒。或勸穉登弗名袁公客，不從，刻《燕市》、《客越》二集，備書其事。

吳中自文徵明後，風雅無定屬。穉登嘗及徵明門，遙接其風，主詞翰之席者三十餘年。嘉、隆、萬歷間，布衣、山人以詩名者十數，俞允文、王叔承、沈明臣輩尤為世所稱，然聲華烜赫，穉登為最。申時行以元老裏居，特相推重。王世貞與同郡友善，顧不甚推之。及世貞歿，其仲子士騄坐事繫獄，穉登為傾身救援，人以是重其風義。萬歷中，詔修國史，大學士趙志皐輩薦穉登及其同邑魏學禮、江都陸弼、黃岡王一鳴。有詔徵用，未上，而史局罷。卒年七十餘。子留，字亦房，亦以詩名。

附 俞允文

俞允文，字仲蔚，昆山人。其父舉進士，官大理評事。允文年十五為《馬鞍山賦》，援據該博。年未四十，謝去諸生，專力於詩文書法。與王世貞善，而不喜李攀龍詩，其持論不苟同如此。

附 王叔承

王叔承，字承父，吳江人。少孤，治經生業，以好古謝去。貧，贅婦家，為婦翁所遂，不予一錢，乃攜婦歸奉母，貧益甚。入都，客大學士李春芳所。性嗜酒，春芳有所撰述，覓之，往往臥酒樓，欠伸弗肯應。久之，乃謝歸。太倉王錫爵，其布衣交也。再召，會有三王並封之議，叔承遺書數千言，謂當引大義以去就力爭，不當依違兩端，負主恩，辜物望。錫爵得書嘆服。其詩，極為世貞兄弟所許。卒於萬歷中。

瞿九思

瞿九思，字睿夫，黃梅人。父晟，嘉靖三十二年進士。歷官廣平知府。鑿長渠三百里，引水為四閘，得田數十萬畝。卒於官。九思十歲從父宦吉安，事羅洪先。十五作《定志論》。後從同郡耿定向遊，學益進。舉萬歷元年鄉試。居二年，縣令張維翰違制苛派，民聚毆之，維翰坐九思倡亂。巡按御史向程劾維翰激變。吏部尚書張瀚言御史議非是，九思遂長流塞下。子甲，年十三，為書數千言，歷抵公卿，訟父冤。甲弟罕，亦伏闕上書求宥。屠隆作《訟瞿生書》，遍告中外，馮夢禎亦白於楚中當事，而張居正故才九思，乃獲釋歸。三十七年，以撫按疏薦，授翰林待詔，力辭不受。詔有司歲給米六十石，終其身。乃撰《樂章》及《萬歷武功錄》，遣罕詣闕上之。卒年七十一。九思學極奧博，其文章不雅馴，然一時嗜古篤志之士亦鮮其儔。甲，字釋之，年十九舉於鄉，早卒。罕，

字曰有，七歲能文。白父冤時，往返徒步，不避寒餒，天下稱雙孝。崇禎時，辟舉知州。

唐時升

唐時升，字叔達，嘉定人。父欽訓，與歸有光善，故時升早登有光之門。年未三十，謝舉子業，專意古學。王世貞官南都，延之邸舍，與辨晰疑義。時升自以出歸氏門，不肯復稱王氏弟子。及王錫爵枋國，其子衡邀時升入都，值塞上用兵，逆斷其情形虛實，將帥勝負，無一爽者。家貧，好施予，灌園藝蔬，蕭然自得。詩援筆成，不加點竄，文得有光之傳。與里人婁堅、程嘉燧並稱曰「練川三老」。卒於崇禎九年，年八十有六。

里人 婁堅

婁堅，字子柔。幼好學，其師友皆出有光門。堅學有師承，經明行修，鄉里推為大師。貢於國學，不仕而歸。工書法，詩亦清新。四明謝三賓知縣事，合時升、堅、嘉燧及李流芳詩刻之，曰《嘉定四先生集》。

附 李流芳

流芳，字長蘅，萬歷三十四年舉於鄉。工詩善書，尤精繪事。天啟初，會試北上，抵近郊聞警，賦詩而返，遂絕意進取。

里人 程嘉燧

程嘉燧，字孟陽，休寧人，僑居嘉定。工詩善畫。與通州顧養謙善。友人勸詣之，乃渡江寓古寺，與酒人歡飲三日夜，賦《詠古》五章，不見養謙而返。崇禎中，常熟錢謙益以侍郎罷歸，築耦耕堂，邀嘉燧讀書其中。閱十年返休寧，遂卒，年七十有九。謙益最重其詩，稱曰松圓詩老。

焦竑

焦竑，字弱侯，江寧人。為諸生，有盛名。從督學御史耿定向學，復質疑於羅汝芳。舉嘉靖四十三年鄉試，下第還。定向遴十四郡名士讀書崇正書院，以竑為之長。及定向裏居，復往從之。萬歷十七年，始以殿試第一人官翰林修撰，益討習國朝典章。二十二年，

大學士陳於陛建議修國史，欲竑專領其事，竑遜謝，乃先撰《經籍志》，其他率無所撰，館亦竟罷。翰林教小內侍書者，眾視為具文，竑獨曰：「此曹他日在帝左右，安得忽之。」取古奄人善惡，時與論說。

皇長子出閣，竑為講官。故事，講官進講罕有問者。竑講畢，徐曰：「博學審問，功用維均，敷陳或未盡，惟殿下賜明問。」皇長子稱善，然無所質難也。一日，竑復進曰：「殿下言不易發，得毋諱其誤耶？解則有誤，問復何誤？古人不恥下問，願以為法。」皇長子復稱善，亦竟無所問。竑乃與同列謀先啟其端，適講《舜典》，竑舉「稽於眾，舍己從人」為問。皇長子曰：「稽者，考也。考集眾思，然後舍己之短，從人之長。」又一日，舉「上帝降衷，若有恒性」。皇長子曰：「此無他，即天命之謂性也。」時方十三齡，答問無滯，竑亦竭誠啟迪。嘗講次，群鳥飛鳴，皇長子仰視，竑輟講肅立。皇長子斂容聽，乃復講如初。竑嘗采古儲君事可為法戒者為《養正圖說》，擬進之。同官郭正域輩惡其不相聞，目為賈譽，竑遂止。竑既負重名，性復疏直，時事有不可，輒形之言論，政府亦惡之，張位尤甚。二十五年主順天鄉試，舉子曹蕃等九人文多險誕語，竑被劾，謫福寧州同知。歲餘大計，復鐫秩，竑遂不出。

竑博極群書，自經史至稗官、雜說，無不淹貫。善為古文，典正馴雅，卓然名家。集名《淡園》，竑所自號也。講學以汝芳為宗，而善定向兄弟及李贄，時頗以禪學譏之。萬歷四十八年卒，年八十。熹宗時，以先朝講讀恩，復官，贈諭德，賜祭蔭子。福王時，追謚文端。子潤生，見《忠義傳》。

黃輝

黃輝，字平倩，一字昭素，南充人。竑同年進士。幼穎異，父子元，官湖廣，御史屬訊疑獄，輝檢律如老吏。御史聞而異之，命負以至，授錢穀集，一覽輒記。稍長，博極群書。年十五舉鄉試第一。久之，成進士，改庶吉士。館課文字多沿襲熟爛，目為翰林體，及李攀龍、王世貞之學行，則又改而從之。輝刻意學古，一以韓、歐為師，館閣文稍變。時同館中，詩文推陶望齡，書畫推董其昌，輝詩及書與齊名。至徵事，輝十得八九，竑以閎雅名，亦自遜不如也。

由編修遷右中允，充皇長子講官。時帝寵鄭貴妃，疏皇后、長子，長子生母王恭妃幾殆。輝從內豎徵知其狀，謂同里給事中王德完曰：「此國家大事，旦夕不測，書之史冊，謂朝廷無人，吾輩為萬世僇矣。」德完奮然，屬輝具草上之，下獄，廷杖瀕死。輝周旋橐

饘，不避險阻，人或危之。輝曰：「吾陷人於禍，可坐視乎？」輝雅好禪學，多方外交，為言者所論。時已為庶子掌司經局，遂請告歸。已，起故官，擢少詹事兼侍讀學士，卒官。

陳仁錫

陳仁錫，字明卿，長洲人。父允堅，進士。歷知諸暨、崇德二縣。仁錫年十九，舉萬歷二十五年鄉試。聞武進錢一本善《易》，往師之，得其指要。久不第。益究心經史之學，多所論著。天啟二年以殿試第三人授翰林編修。時第一為文震孟，亦老成宿學。海內咸慶得人。明年丁內艱，廬墓次。服闋，起故官，尋直經筵，典誥敕。魏忠賢冒邊功，矯旨錫上公爵，給世券。仁錫當視草，持不可，其黨以威劫之，毅然曰：「世自有視草者，何必我！」忠賢聞之怒。不數日，裏人孫文豸以誦《步天歌》見捕，坐妖言鍛煉成獄，詞連仁錫及震孟，罪將不測。有密救者，得削籍歸。崇禎改元，召復故官。旋進右中允，署國子司業事，再直經筵。以預修神、光二朝實錄，進右諭德，乞假歸。越三年，即家起南京國子祭酒，甫拜命，得疾卒。福王時，贈詹事，謚文莊。仁錫講求經濟，有志天下事，性好學，喜著書，一時館閣中博洽者鮮其儔云。

董其昌

董其昌，字玄宰，松江華亭人。舉萬歷十七年進士，改庶吉士。禮部侍郎田一俊以教習卒官，其昌請假，走數千里，護其喪歸葬。遷授編修。皇長子出閣，充講官，因事啟沃，皇長子每目屬之。坐失執政意，出為湖廣副使，移疾歸。起故官，督湖廣學政，不徇請囑，為勢家所怨，嗾生儒數百人鼓噪，毀其公署。其昌即拜疏求去，帝不許，而令所司按治，其昌卒謝事歸。起山東副使、登萊兵備、河南參政，並不赴。

光宗立，問：「舊講官董先生安在？」乃召為太常少卿，掌國子司業事。天啟二年擢本寺卿，兼侍讀學士。時修《神宗實錄》，命往南方采輯先朝章疏及遺事，其昌慶搜博徵，錄成三百本。又采留中之疏切於國本、藩封、人才、風俗、河渠、食貨、吏治、邊防者，別為四十卷。仿史贊之例，每篇系以筆斷。書成表進，有詔褒美，宣付史館。明年秋，擢禮部右侍郎，協理詹事府事，尋轉左侍郎。五年正月拜南京禮部尚書。時政在奄豎，黨禍酷烈。其昌深自引遠，逾年請告歸。崇禎四年起故官，掌詹事府事。居三年，屢疏乞休，詔加太子太保致仕。又二年卒，年八十有三。贈太子太傅。福王時，謚文敏。

其昌天才俊逸，少負重名。初，華亭自沈度、沈粲以後，南安知府張弼、詹事陸深、布政莫如忠及子是龍皆以善書稱。其昌後出，超越諸家，始以宋米芾為宗。後自成一家，名聞外國。其畫集宋、元諸家之長，行以己意，瀟灑生動，非人力所及也。四方金石之刻，得其制作手書，以為二絕。造請無虛日，尺素短劄，流布人間，爭購寶之。精於品題，收藏家得片語只字以為重。性和易，通禪理，蕭閑吐納，終日無俗語。人儗之米芾、趙孟頫云。同時以善書名者，臨邑邢侗、順天米萬鐘、晉江張瑞圖，時人謂刑、張、米、董，又曰南董、北米。然三人者，不逮其昌遠甚。

附 莫如忠

莫如忠，字子良。嘉靖十七年進士。累官浙江布政使。潔修自好。夏言死，經紀其喪。善草書，詩文有體要。

如忠子 是龍

是龍，字雲卿，後以字行，更字廷韓。十歲能文，長善書。皇甫汸、王世貞輩亟稱之。以貢生終。

附 邢侗

邢侗，字子願。萬歷二年進士。終陝西行太僕卿。家資鉅萬，築來禽館於古犁丘，減產奉客，遂致中落。妹慈靜，善倣兄書。

附 米萬鐘

米萬鐘，字友石。萬歷二十三年進士。歷官江西按察使。天啟五年，魏忠賢黨倪文煥劾之，遂削籍。崇禎初，起太僕少卿，卒官。張瑞圖者，官至大學士，逆案中人也。

袁宏道

袁宏道，字中郎，公安人。與兄宗道、弟中道並有才名，時稱「三袁」。宗道，字伯修。萬歷十四年會試第一。授庶吉士，進編修，卒官右庶子。泰昌時，追錄光宗講官，贈禮部右侍郎。

宏道年十六為諸生，即結社城南，為之長。閉為詩歌古文，有聲里中。舉萬歷二十年進士。歸家，下帷讀書，詩文主妙悟。選吳縣知縣，聽斷敏決，公庭鮮事。與士大夫談說詩文，以風雅自命。已而解官去。起授順天教授，歷國子助教、禮部主事，謝病歸。久之，起故官。尋以清望擢吏部驗封主事，改文選。尋移考功員外郎，立歲終考察群吏法，言：「外官三歲一察，京官六歲，武官五歲，此曹安得獨免？」疏上，報可，遂為定制。遷稽勛郎中，後謝病歸，數月卒。

中道，字小修。十餘歲，作《黃山》、《雪》二賦，五千餘言。長益豪邁，從兩兄宦遊京師，多交四方名士，足跡半天下。萬歷三十一年始舉於鄉。又十四年乃成進士。由徽州教授，歷國子博士、南京禮部主事。天啟四年進南京吏部郎中，卒於官。

先是，王、李之學盛行，袁氏兄弟獨心非之。宗道在館中，與同館黃輝力排其說。於唐好白樂天，於宋好蘇軾，名其齋曰「白蘇」。至宏道，益矯以清新輕俊，學者多舍王、李而從之，目為「公安體」。然戲謔嘲笑，間雜俚語，空疏者便之。其後，王、李風漸息，而鍾、譚之說大熾。鍾、譚者，鍾惺、譚元春也。

附 鍾惺

惺，字伯敬，竟陵人。萬歷三十八年進士。授行人，稍遷工部主事，尋改南京禮部，進郎中。擢福建提學僉事，以父憂歸，卒於家。惺貌寢，羸不勝衣，為人嚴冷，不喜接俗客，由此得謝人事。官南都，僦秦淮水閣讀史，恒至丙夜，有所見即筆之，名曰《史懷》。晚逃於禪以卒。

自宏道矯王、李詩之弊，倡以清真，惺復矯其弊，變而為幽深孤峭。與同里譚元春評選唐人之詩為《唐詩歸》，又評選隋以前詩為《古詩歸》。鍾、譚之名滿天下，謂之竟陵體。然兩人學不甚富，其識解多僻，大為通人所譏。

附 譚元春

元春，字友夏，名輩後於惺，以《詩歸》故，與齊名。至天啟七年始舉鄉試第一，惺已前卒矣。

王惟儉

王惟儉，字損仲，祥符人。萬歷二十三年進士。授濰縣知縣，遷兵部職方主事。三十年春，遼東總兵官馬林以忤稅使高淮被逮，兵部尚書田樂等救之。帝怒，責職方不推代者，空司而逐，惟儉亦削籍歸。家居二十年，光宗立，起光祿丞。三遷大理少卿。

天啟三年八月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山東。值徐鴻儒之亂，民多逃亡，遼人避難來者，亦多失所，惟儉加意綏輯。五年三月擢南京兵部右侍郎，未赴。入為工部右侍郎，魏忠賢黨御史田景新劾之，落職閑住。

惟儉資敏嗜學。初被廢，肆力經史百家。苦《宋史》繁蕪，手刪定，自為一書。好書畫古玩。萬歷、天啟間，世所稱博物君子，惟儉與董其昌並，而嘉興李日華亞之。

附 李日華

日華，字君實，嘉興人。萬歷二十年進士。官至太僕少卿。恬淡和易，與物無忤。惟儉則口多微詞，好抨擊道學，人不能堪。嘗與時輩宴集，徵《漢書》一事，具悉本末，指其腹笑曰：「名下寧有虛士乎！」其自喜如此。

曹學佺

曹學佺，字能始，侯官人。弱冠舉萬歷二十三年進士，授戶部主事。中察典，調南京添註大理左寺正。居冗散七年，肆力於學。累遷南京戶部郎中，四川右參政、按察使。蜀府毀於火，估修資七十萬金，學牷以《宗藩條例》卻之。又中察典，議調。天啟二年起廣西右參議。初，梃擊獄興，劉廷元輩主瘋顛。學牷著《野史紀略》，直書事本末。至六年秋，學牷遷陝西副使，未行，而廷元附魏忠賢大幸，乃劾學牷私撰野史，淆亂國章，遂削籍，毀所鏤板。巡按御史王政新，以嘗薦學牷，亦勒閑住。廣西大吏揣學牷必得重禍，羈留以待。已，知忠賢無意殺之，乃得釋還。崇禎初，起廣西副使，力辭不就。

家居二十年，著書所居石倉園中，為《石倉十二代詩選》，盛行於世。嘗謂「二氏有藏，吾儒何獨無」，欲修儒藏與鼎立。采撷四庫書，因類分輯，十有餘年，功未及竣，兩京繼覆。唐王立於閩中，起授太常卿。尋遷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，進尚書，加太子太保。及事敗，走入山中，投繯而死，年七十有四。詩文甚富，總名《石倉集》。萬歷中，閩

中文風頗盛，自學牷倡之，晚年更以殉節著云。

附 曾異撰

其同邑後起者，曾異撰，字弗人，晉江人，家侯官。父為諸生，早卒。母張氏，以遺腹生。家婁甚，紡績給晨夕。異撰起孤童，事母至孝。歲饑，采薯葉雜糠乞食之，母妻嘗負畚鋤乾草給爨。然性介甚，長吏知其貧，欲為地，不屑也。吳興潘曾紘督學政，上其母節行，獲旌於朝。及曾紘巡撫南、贛，得王惟儉所撰《宋史》，招異撰及新建徐世溥更定，未成而罷。異撰久為諸生，究心經世學，所為詩，有奇氣。崇禎十二年舉鄉試，年四十有九矣，再赴會試還，遂卒。

王志堅

王志堅，字弱生，昆山人。父臨亨，進士。杭州知府。志堅舉萬歷三十八年進士，授南京兵部主事，遷員外郎、郎中。暇日要同舍郎為讀史社，撰《讀史商語》。遷貴州提學僉事，不赴，乞侍養歸。天啟二年起督浙江驛傳，奔母喪歸。崇禎四年復以僉事督湖廣學政，禮部推為學政第一。六年卒於官。

志堅少與李流芳同學，為詩文，法唐、宋名家。通籍後，卜居吳門古南園，杜門卻掃，肆志讀書，先經後史，先史後子、集。其讀經，先箋疏而後辨論。讀史，先證據而後發明。讀子，則謂唐、宋而後無子，當取說家之有裨經史者補之。讀集，則定秦、漢以後古文為五編，考核唐、宋碑誌，援史傳，捃雜說，以參核其事之同異、文之純駁。其於內典，亦深辨性相之宗。作詩甚富，自選止七十餘首。

志堅弟 志長

弟志長，字平仲，舉於鄉，亦深於經學。

艾南英

艾南英，字千子，東鄉人。七歲作《竹林七賢論》。長為諸生，好學無所不窺。萬歷末，場屋文腐爛，南英深疾之，與同郡章世純、羅萬藻、陳際泰以興起斯文為任，乃刻四人所作行之世。世人翕然歸之，稱為章、羅、陳、艾。天啟四年，南英始舉於鄉。座主檢

討丁乾學、給事中郝土膏發策詆魏忠賢，南英對策亦有譏刺語。忠賢怒，削考官籍，南英亦停三科。

莊烈帝即位，詔許會試。久之，卒不第，而文日有名。負氣陵物，人多憚其口。始王、李之學大行，天下談古文者悉宗之，後鍾、譚出而一變。至是錢謙益負重名於詞林，痛相糾駁。南英和之，排詆王、李不遺餘力。兩京繼覆，江西郡縣盡失，南英乃入閩。唐王召見，陳十可憂疏，授兵部主事，尋改御史。明年八月卒於延平。

同郡 章世純

章世純，字大力，臨川人。博聞強記。舉天啟元年鄉試。崇禎中，累官柳州知府，年已七十矣，聞京師變，悲憤，遘疾卒。

同郡 羅萬藻

羅萬藻，字文止，世純同縣人。天啟七年舉於鄉。崇禎中行保舉法，祭酒倪元璐以萬藻應詔，辭不就。福王時為上杭知縣。唐王立於閩，擢禮部主事。南英卒，哭而殯之，居數月亦卒。

同郡 陳際泰

陳際泰，字大士，亦臨川人，父流寓汀州武平，生於其地。家貧，不能從師，又無書，時取旁舍兒書，屏人竊誦。從外兄所獲《書經》，四角已漫滅，且無句讀，自以意識別之，遂通其義。十歲，於外家藥籠中見《詩經》，取而疾走。父見之，怒，督往田，則攜至田所，踞高阜而哦，遂畢身不忘。久之，返臨川，與南英輩以時文名天下。其為文，敏甚，一日可二三十首，先後所作至萬首，經生舉業之富，無若際泰者。崇禎三年舉於鄉。又四年成進士，年六十有八矣。又三年除行人。居四年，護故相蔡國用喪南行，卒於道。

張溥

張溥，字天如，太倉人。伯父輔之，南京工部尚書。溥幼嗜學。所讀書必手鈔，鈔已朗誦一過，即焚之，又鈔，如是者六七始已。右手握管處，指掌成繭。冬日手皸，日沃湯

數次。後名讀書之齋曰「七錄」，以此也。與同里張采共學齊名，號「婁東二張」。

崇禎元年以選貢生入都，采方成進士，兩人名徹都下。已而采官臨川。溥歸，集郡中名士相與復古學，名其文社日復社。四年成進士，改庶吉士。以葬親乞假歸，讀者若經生，無間寒暑。四方啖名者爭走其門，盡名為復社。溥亦傾身結納，交遊日廣，聲氣通朝右。所品題甲乙，頗能為榮辱。諸奔走附麗者，輒自矜曰：「吾以嗣東林也。」執政大僚由此惡之。裏人陸文聲者，輸貲為監生，求入社不許，采又嘗以事抶之。文聲詣闕言：「風俗之弊，皆原於士子。溥、采為主盟，倡復社，亂天下。」溫體仁方枋國事，下所司。遷延久之，提學御史倪元珙、兵備參議馮元揚、太倉知州周仲連言復社無可罪。三人皆貶斥，嚴旨窮究不已。閩人周之夔者，嘗為蘇州推官，坐事罷去，疑溥為之，恨甚。聞文聲訐溥，遂伏闕言溥等把持計典，己罷職實其所為，因及復社恣橫狀。章下，巡撫張國維等言之夔去官，無預溥事，亦被旨譙讓。

至十四年，溥已卒，而事猶未竟。刑部侍郎蔡奕琛坐黨薛國觀繫獄，未知溥卒也，訐溥遙握朝柄，己罪由溥，因言采結黨亂政。詔責溥、采回奏，采上言：「復社非臣事，然臣與溥生平相淬礪，死避網羅，負義圖全，誼不出此。念溥日夜解經論文，矢心報稱，曾未一日服官，懷忠入地。即今嚴綸之下，並不得泣血自明，良足哀悼。」當是時，體仁已前罷，繼者張至發、薛國觀皆不喜東林，故所司不敢復奏。及是，至發、國觀亦相繼罷，而周延儒當國，溥座主也，其獲再相，溥有力焉，故采疏上，事即得解。

明年，御史劉熙祚、給事中姜埰交章言溥砥行博聞，所纂述經史，有功聖學，宜取備乙夜觀。帝御經筵，問及二人，延儒對曰：「讀書好秀才。」帝曰：「溥已卒，采小臣，言官何為薦之？」延儒曰：「二人好讀書，能文章，言官為舉子時讀其文，又以其用未竟，故惜之耳。」帝曰：「亦未免偏。」延儒言：「誠如聖諭，溥與黃道周皆偏，因善讀書，以故惜之者眾。」帝頷之，遂有詔徵溥遺書，而道周亦復官。有司先後錄上三千餘卷，帝悉留覽。

溥詩文敏捷。四方徵索者，不起草，對客揮毫，俄頃立就，以故名高一時。卒時，年止四十。

同里 張采

采，字受先，與溥善。溥性寬，泛交博愛。采特嚴毅，喜甄別可否，人有過，嘗面叱之。

知臨川，摧強扶弱，聲大起。移疾歸，士民泣送載道。知州劉士鬥、錢肅樂嚴重之，以奸蠹詢采，片紙報，咸置之法。福王時，起禮部主事，進員外郎，乞假去。南都失守，奸人素銜采者，群擊之死，復用大錐亂刺之。已而蘇，避之鄰邑，又三年卒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